

河埠头的号子

□ 东河苇

假日里打车,车上放着付笛声的《众人划桨开大船》,“同舟嘛共济海让路,号子嘛一喊浪靠边……”这首歌在我童年时代曾风靡一时,百舸争流千帆竞的情景我没亲眼见过,但号子声却是响彻我灵魂的声音。

上世纪90年代,庄城桥是金坛西北方向南来北往、东西连接的重要水路枢纽,车水马龙十分活跃。我小姑父在庄城桥街上开了个小吃店,每天迎来送往,人面熟稔,消息灵通。

三月十八是庄城桥集场,大家都到小姑妈家上席,席间小姑父说,明天河埠头有一船货靠岸,要找人卸货,问我父亲有没有空做两天“苦工”挣点外快。

父亲一口应承,吃过午饭,小姑父就领父亲去见埠头上的“头子”,工头见父亲身强力壮、为人忠厚,又有人作保,就请父亲回去再叫几个勤快的人,组队,计件算钱。

彼时,母亲在珥陵镇中仙小学教书,中仙离庄城桥不远,星期三下午不上课,母亲便骑自行车带了我去看父亲。我们来到父亲卸货的埠头,站在高高的堤坝上,看着父亲和工友们从水面的船舱肩扛着大包艰难地迈步在跳板上的身影,嘴里哼着“嘿哟,嘿哟……嘿哟嘿哟”的号子,一步一步从河底走到岸上。听着那从父亲们心底发出的号子声,我幼小的心灵深受震撼,也想跑下去帮忙,帮父亲减轻一些劳动强度,但一向慈爱的父亲却板着脸大声呵斥,并让母亲赶快带我离开河埠头,我当时觉得委屈,后来想想,可能是父亲担心我不小心掉河里去,所以才严禁我靠近。

母亲带我去街上逛了逛,买了我爱吃的生煎包子和一些熟食,这些东西,母亲平日里是不舍得买的。回去的时候,母亲站在岸上对父亲说:“早点歇呀,夜饭归来吃酒。”父亲站在船舱里高声应道:“晓得!你快点回去吧。”工友们都笑了,有人大声叫我父亲的名字,调侃他娶了个好老婆。我坐在母亲的自行车上,走了很远,还能依稀听到河埠头上男人们的声音。

晚上父亲回来的时候,我已经睡下了,母亲在外屋窸窣穿鞋忙活,父亲说:“不要弄了,我吃过夜饭回来的,你去烧点水,等一下我揩揩身,换件衣裳。”伴随着父母亲的对话,我安然进入梦乡。

第二天一早,父亲就要去上工了,母亲做了一大碗油脂拌面给父亲当早饭,父亲眯溜眯溜吃着面条,母亲说:“要是觉得吃力就别去做了,身体要紧。”父亲头也不抬地说:“应承人家的活就要做掉,才做了一天就怕苦,算什么东西呢。”母亲没法,用两个白馒头夹了猪头肉,叫父亲带着,半上日昼(午饭前)要是饿了就早点心。

父亲吃完,拿了一个大水壶就出门了,母亲又拿了一条毛巾递过去,回头同我讲:“你要认真念书呀,你看你老子,多辛苦。”我用力点点头。

过了两天,一船货都卸完了,几个人都聚到小姑父的店里吃酒,汉子们酒酣耳热,就开始边喝着老酒边哼唱。我问父亲,为什么扛麻袋要叫号子,父亲笑笑说:“我也不晓得,老一辈传下来的,出大力时哼两声,好像就没那么吃力了。”

过了很多年,我逐渐明白,喊号子大概就跟牧师吟唱能给战士加Buff一样,是一种劳动人民的增益魔法,可减轻繁重体力劳动的强度。另外,有时重物需要四人抬、八人扛,甚至十人二十人一起搬,从肩上、起身、开步、上路、转弯、跟进,如果没有人喊口令,行动就难以一致,喊了号子,能使大伙儿精神集中、步调一致,这是劳动人民的智慧,是最质朴的语言艺术。

随着时代的变迁、科技的发展,机械化、自动化代替了人肩挑,号子声已很少听到,但每当我觉得“压力山大”、脚蹶不前时,父亲们的号子声就会在我心中有声地响起。

两株柳树

□ 王维拓

我时常望着家门前的那两株柳树,总觉得他们承载了些什么。

又是一次黄昏,残晖洒金,霓云璨璨。每每此刻,我都会倚在窗棂旁,细细爱着,那温存的晚景,点点金光入眼,如梦如幻。我转身下楼,寻得那两株柳树,手脚并用爬了上去。随后倚在其中一棵较粗壮的树干上,狂妄地叫着:“吾不识青天高,黄地厚,唯见月寒日暖,来煎人寿!”而那猗猗的枝条也在时不时地微微地回望着。

他们是懂我的。不论是在残晖下的呐喊,还是细雨下的呢喃,还是狂风中的怒吼,他们依然会微微摆动细软的枝,作无声的回答。细柳枝条愿为我舞弄出灵动的无声音符,我愿为它们献上人的狂乐。我爱它们宛若游龙、翩若惊鸿的身姿,那时我也相信,它们也会感激我,让柳多出了许多意义。

那时,我相信,柳会感谢我的,感谢我在它身上听着鸟语春信,感谢我摘下柳条做成柳环戴在头上。感谢他们在他们身上分别刻下“游龙”“惊鸿”之语。

直到我在某一时刻短暂地离开了这里——对于它们,也许是一眨眼的瞬间吧。大约过了五六年,我重回这里,又看到了那两株柳,竟然,热泪盈眶。

是我离开了太久了么?是因为它陪伴了我的童年,早已难以割舍了么?或者,是我愧对于它们么?

我走上前去,双手轻轻抚摸着早已残破不堪的树皮,突然,我摸到了那两个字:“惊鸿!”我似乎想到了什么,急忙走到另一棵柳树下,仿佛失了神一般,急忙地摸索着,突然,我的手停了下来,身体凝滞在原地。我那颤抖的手下,是“游龙”!

那一刻,我瞬间明白了一切。这刻字,对于它们,只是摧残,只有苦楚,可惜它们不能言语,不能告诉它们们想诉的一切。也许,它们时不时颤动着柳条,正是倾诉啊!我懊悔不已,那个时候以为,刻上了字,他们就拥有了自己的名字,就有了自己的意义,可惜,这一切,仍是那么的可笑。

万物的意义,什么时候轮得到由人类来赋予?山本深邃庄严,万物不可侵,可往往有那些无聊的人,自作主张的为其题词、题画,最终将那山搞得乱七八糟,他们可不管,只是在纸上写下了“翠微”二字,供人欣赏。就像这柳,永远地像那守卫一样守护数家灯火,可我,削皮刻骨,却美其名曰:“看,各位,这柳啊,竟是如此如此,这般这般……”

我抬起头,望向它们,微风徐徐来,仅存的几支柳叶借这东风,轻轻地拂过我的脸颊,我缓缓地闭上眼睛。

稻米滋味长

□ 王春鸣

赠朋友。

过去的几年,每周都要和家人离别,在南京和南通的火车上往返,常常看见铁路两边,河流曲折,稻田方正,从春天到秋天,从青到黄,农人们赤脚插秧、喷洒药水、开着收割机的画面在眼前飞掠。有一年十月,稻田已经收割干净,还留着根茬的田野中央临时搭起了几个窝棚,外面生着炉子,大锅里热气腾腾,三四个养鸭人正坐着肩膀甩牌,旁边河塘里,大群黑白的鸭子自在地觅食,有人沿着乡间小路走回家去……疾驰的动车带我奔向我的生活,这个几秒钟的画面,却在记忆里不停闪回。想起屈原在《招魂》中说:“室家遂宗,食多方些。稻粱糗麦,挈黄粱些。大苦咸酸,辛甘行些。”盛大的宗族聚会,主食是稻谷大麦,还有黄粱,五谷加五味,这丰收的团聚,渐渐地成了我失去的生活。

我也有乡下,只不过没有自留地,也没有很多的家人。八九月的黄昏,偶尔陪妈妈散步。我们最喜欢的是一条稻田边的水泥路。夜色昏沉,看不清稻子的样子和颜色,也不知道白天的那些白鹭去了哪里。但是走着走着,妈妈会说:“你闻!稻香!这稻子再过十天半月可以收了。”虽然有风从稻田对着我吹过来,但是我确实闻不到什么稻香,更遑论判断它是不是成熟了。我终究不是像妈妈那样真正的农民,很多成长和成熟,只有放在眼前了才能明白。于是我跳下田埂摘了半穗,捋下来在掌心搓开——以前曾经看到



起航 李陶摄

莲花开了,花心有光

□ 明前茶

她心里都急得慌,莲蓬高高低低,一个人来不及采,着急;不能在当天及时卖出去,莲子的吃口会变差,也着急。现在,她终于不急了一——孩子们都已工作,日子过得不错,她种莲卖莲,就成了解闷的事了。

这次,她采下的莲蓬与莲花花苞一样,都带着长梗子。她交代我回家后,要将莲花花苞外层有点发紫的花瓣剥除,在花枝底端剪成约45度的斜切口,将水龙头开到最小,将花苞小心吹开一点,以水流徐徐地冲花心十秒钟,再将莲花茎茎倒过来,在中空的花茎里灌满水,深水插瓶。这样,花就不会在开放的过程中东倒西歪,就能不蔓不枝地开足了。

买个花,还要包开足啊。摊主认真回复:“跟别的花不一样,莲花就像我家的小闺女一

样,非要看她漂漂亮亮出嫁,才安心。”

花买了回来,请出铜瓶,将花苞与莲蓬放置在光线明亮的通风环境中,以她赠送的莲叶插花陪衬。第二天,红莲就盛放了。它自带光亮,好像花朵中央有个天然的光源,在昏暗的阴雨天,它也微微发亮,把花瓣上流畅的脉络照得纤毫毕现。一朵花的一生只有三到四天,那么短暂,不过,要是在荷塘里,花谢了还会长出莲蓬,莲蓬不摘,莲子落在水塘深处,第二年还会亭亭出水,成为浩荡的风荷。哪怕池塘干涸,莲子没有发芽的机会,千年之后,有了合宜的气候,莲子照样会恢复生机,长出卷曲的莲叶。

如此柔弱的花,像世界上最安详的灯盏一样微微发亮,却孕育出如此坚韧的莲子,可说是奇迹。

一棵小构树的际遇

□ 刘翠琴

时,顾不上嘴里叼着的草籽、树果了?一枚枚构树种子落在平台上,有一枚被风吹进还是被雨水冲到落水管内,在即将落落的瞬间,风停了,雨住了,种子有了喘息的机会,便酝酿着萌发,于是,有了这看似纤弱的小树。生命,有时真是一个奇迹。

春阳渐暖时,小构树已经约半米高了。一日,无意看见一只小鸟歇在小构树上,它是倦了,借这小树歇歇脚?还是跟我一样,好奇这树怎么长在了这么一个地方?小鸟扑扇着翅膀飞走了,小树颤巍巍地抖动了一阵,真是弱不禁风呢。一天,大雨下了一整天。第二天早上,发现摇摇欲坠的小构树居然没被雨水冲走,它的根扎在哪里的?这么坚定?细看,原来它的根扎在墙砖之间的缝隙里,裸露在外,根像细铁丝。

尽管管不了多久,这带来安全隐患的小构树会被清除掉,但它给我带来了关于生命的感慨:只要有一丝可能,生命都会创造奇迹。我们没有理由放弃生命中的微小机遇。

秋叶

□ 姚华

叶落
随风
飘飘中
谁知
去处
茫茫一片空……

知否
知否
根在唤,土在动
涌动
涌动
只期盼着那份原始的
传承和兴隆



鸡碰翅,鸭碰头

□ 张正

这个题目的意思是,吃鸡要吃鸡翅膀,吃鸭要吃鸭头。

自小听大人说这句话,心里不甚明白:同样一只鸡,同样一只鸭,怎么就鸡翅和鸭头显得尊贵、好吃呢?向大人问,自己悟,渐渐有点明白怎么回事了。

鸡碰翅,是因为鸡翅膀是活肉。这样说似乎有点欠妥,活生生的一只鸡,哪里不是活肉呢?鸡翅是鸡身上最活的一处活肉,这样说总可以了吧。活,因为活动多而活络、灵活、鲜活。不是嘛,鸡追逐打闹,上蹿下跳,都要借助翅膀扇动的力量,就是刚从鸡窝里放出来,像人伸懒腰那样抖擻一下精神,也是拍拍翅膀。鸡翅上的肉,自然美味无比。

一次,陪几个年轻女子吃烧烤,我才知道吃鸡翅还有更讲究的学问。鸡翅根据部位的不同,还可以分为全翅和中翅、翅尖、翅根四个类型,其中以中翅为最上品,最能代表鸡翅的精华。翅尖骨多肉少,没什么可品尝的,后来又听说,翅尖什么什么比较集中,不能吃太多,那就更加敬而远之了;全翅靠胸脯的那一截肉虽多,却为“死肉”——硬僵僵,死板板的肉,口味也不佳,是这个原因吗?我这是在想当然。同样为鸡的“零部件”,超市里分门别类卖,价格能相差一倍,这倒是事实。

有一点,却是我亲眼所见的,那就是,吃一只鸡,通常女孩子吃“翅膀膀”的机会要比男孩子多得多,原因是女孩子长大是要远走高飞嫁人的。这种情况下,男孩子只好吃鸡大腿了,因为男孩子长大,是需要像骏马一样奔走四方生活的。这是我们这里农村曾经有过的习俗。

鸭子要吃头,也是因为鸭头是活肉。大人这样说,一开始我不懂。鸡翅关节集中,活动得多是活肉,鸭头怎么也算活肉了?细想想,鸭头也没有少活动,你看它们那一副扁扁、长长的嘴巴,几时闲下过?家有一千斤粮,不养扁嘴王,说的正是鸭。家那一副嘴,一天到晚不是吃个不停,就是叫个不停,“三只鸭子吵一塘,三个女人闹一房”。鸭身上的,大概就数这一副嘴巴最出名了,“你看你,就是好不烂、煮不透的鸭子嘴——硬!”是在说强词夺理的人呢。

鸭,凭借一张嘴,特别擅长在池塘中攫取小鱼小虾、螺蛳河蚌等“活食”,使得它的肉鲜美无比。相对于鸡和鹅两种常见家禽,鸭的肉质大概属于最细嫩的。加之鸭肉性凉,特别适合秋燥时节煲鸭汤喝。

鸭头上除了一层皮,肉很少,但仍有两个部位,为鸭头上的尤物,一为鸭舌,一为鸭脑。鸭舌初尝似有软骨,再尝似肉非肉,肉质嫩而有质,越吃越想吃。可惜一只鸭仅有一只头,一只头仅有一根长寸许、宽不及指甲的舌头。工业化时代,虽说酒店的餐桌上可以见满满一碟鸭舌,带来的另一个弊端常常是,平日我们在农贸市场、在超市买活鸭或光鸭,一不小心就会买到缺舌的,这多少是个遗憾。

鸭的头盖骨,大概是家禽中比较疏松的,牙一磕即碎。不像饲养多年的老母鸡的头盖骨,有时任你铁口钢牙,就是咬不碎,就是无法觊觎那一点其实少得可怜的鸡脑。破了即可以品尝到鸭脑,鸭脑比鸡脑柔软许多,不硬不粉,味道也要鲜美一些。这一点,鸡头是没法比的,“十年鸡头赛砒霜”,太“高寿”的鸡,许多人碰也不碰,弃之不食。

民间有个说法,叫“吃啥啥补”,甚至有人说“吃啥长啥”。补是有可能的,我相信从医学上、营养学上也说得过去。至于“吃啥长啥”,那就有神乎其神了,如果这样,是否还有人愿意吃鸭脑,让自己的脑瓜子变得像鸭脑袋呢?恰恰像有人说的那样,啃鸭头,会让人变成“呆头鹅”。吃鸭脑,会变成什么?

我是一个不挑食的人,有最爱,很少有不爱,和许多人在一桌上吃饭,如果有鸡、有鸭,我不会因为“鸡碰翅,鸭碰头”,专拣鸡翅、鸭头吃,怕别人碰巧有这种嗜好,先下手为强便是夺人所爱,那样多不好。一桌的荤素,我喜欢吃的菜还有许多,且和别人谦让一下。再说了,不管什么菜,什么部位,包括鸡翅、鸭头,也不见得人人爱,爱者爱之,视之为宝;不爱者弃之,视之为草。非吃为然。